

42
36
12

準
貴

新
編
三
元

宋史紀事本末卷第十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
憲宗

定宗
世祖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鐵木真卒于六盤山在位
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早
死二曰察合台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是拖雷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窩闊台立窩闊台聞太祖之喪自
霍博之地來會耶律楚材以遺詔召諸王畢至請立窩闊
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事勢如此社
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
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
楚材始定冊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

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饋之曰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第六皇后乃馬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鑄胡蘭與都刺合蠻進酒懼飲極夜

乃罷翊日卒闊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爲嗣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草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

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爲相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

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嘗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泯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爲僧往來雲中曾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爲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卽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主貴由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海東取鷹鵠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十一年六月蒙古主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卽位于潤帖兀阿蘭之

地是事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

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諸謀者誅之遂

領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

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

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

於金尊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待

以賓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

之務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

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

爲後必有問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

順理安忽必烈從之樞又說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

屯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大宗后
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定宗后及失烈門
母以歷勝並賜死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之地 六月蒙
古主以中州封回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釋其一
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嘗土薄而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
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
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繇是盡有關
中河南之地忽必烈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
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 忽必烈喜曰吾能爲之樞
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蒙哥沉斷
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信巫覡卜
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自南伐
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
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
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用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
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等力言
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
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卽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
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

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
 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
 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
 之泣豈期遺恨竟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恭將深入
 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
 予為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紆境外之兵未戢乃會
 羣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
 不召而至不謀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
 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
 以賢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
 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

于是平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
 以死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
 涉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
 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
 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托敢
 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
 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誕告多方體予
 至意 夏四月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即位命阿藍答
 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
 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
 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

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于和林 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震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卽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世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

擄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曾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其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王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阿速帶昔里給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蒙古立國之制

寧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鐵木真會諸將於可溫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

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誠爲之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

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適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宗室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遂寘獲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鞠治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

詔誘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松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真長者汝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

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
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
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
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
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
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
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
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
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求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
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

符印僭越無度卽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
實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
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八月蒙古卽律
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
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
課使劉中揚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
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
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
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三年十二月蒙古以興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卽律
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

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與都刺合巒請以二百二十萬樸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搏鬪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人必闕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忽必烈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

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穎川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禁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

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
潼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
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列祖太祖太宗木
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
歲以爲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爲四吏禮爲一部兵
刑爲一部戶工仍各爲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議
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夏四月古敕上都重

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
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
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
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
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衡
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
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
差等皆令掌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

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
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
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
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但從初
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卽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
聞之徂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
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肆振天聲大恢土
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旣成
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
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
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允切體仁之要事從

因章道協天人嘉興敷天共隆大號

北方諸儒之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初
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
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闕端南侵俾樞從楊惟中卽
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及拔德安得趙復
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
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曰徒死無益隨吾而
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周程性理之書至是
惟中與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
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

朔始知道學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于國中

寶祐三年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校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長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雖羸而力踐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談之衡獨

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旣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震感爲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且至忘寢食

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
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
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
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
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
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利進
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
患之竇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
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
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爲妻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

師揚爲尊用之竇不使數

蒙古主也默以屢致文統不

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

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

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

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

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

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

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召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
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即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
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
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

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實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枢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蒙古南侵

理宗寶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必孫哥舒馬也速兒等

伐宋蒙古立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轉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棻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璽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李里義由潼關趨沔州

六年二月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且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

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編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冬十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正造浮梁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鷲頂堡城降佐死之自是青居大良運山石象龍州俱降于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瑩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光祖士瑩以兵迎蒙古師戰于岳州敗之 蒙古主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蒲釋之馬光祖戰守謁遣使行事 丁卯以夙似道爲京

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涪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繼擊蜀人破橫山徇內地乘勝破賓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退走遂壁涪州城下 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艤艦千餘奔嘉陵江而

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於八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或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轎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棧聞加堅寧之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湘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山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必有未然者使使者不失而來者

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於西夏取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蹙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卽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都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

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昇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

也如兵力甚敵彼成速

進退不可及爲敵人所乘悔可

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

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

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

軍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

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照

北兵會議取黃陂民繫棧由陽

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

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

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

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

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卽許黃州官軍

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

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

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滕艫鼓擢疾趨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瞋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瑞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

恐內侍董宋之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靈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于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鑿與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祖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五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拔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塞苦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卽戲之曰蕪中者何能爲哉

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
語事似道使人詞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
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啗三人而親文德時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
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雖下流實當兵衝
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
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
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
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
入黃州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
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

京詰蒙古營請稱臣

心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

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
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
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
矣今國內空虛塔察剌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
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
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
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
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
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

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
 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送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
 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
 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
 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
 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
 關壯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
 詔誦功行賞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
 澧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
 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眾覘之遇于南岳市
 大戰蒙古少知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

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闖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
 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
 師攻新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辛酉蒙古遣偏
 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于
 道敗之獲還俘民甚眾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
 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
 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
 造功詔入朝 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
 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
 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似道至又詔

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爲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郝經之詔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爲國信使來告即位

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 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于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劄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曾連之義排

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爲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太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都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

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竒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翬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

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然而大河南北秦壠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歛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爲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困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散師徒漫

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幸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大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綱踈闊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

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韞畜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豳狄遷幽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

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拜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威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祁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旣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

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天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朝而始盛自國初啓運刻平僭偽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陞黽皇宗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

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燹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善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糶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刻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壩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

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爲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荅表請不報嘿嘿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此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以交隣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奉蒙古使者以留荊州亦爲似道所格不報

李璫之納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以京東來歸璫李金子既降蒙古爲山東行省舊海城將窺海道已而陷海州連水軍拔西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立璫始萌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惻疑虛惴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開平修築濟南益都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州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璫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 夏四月李璫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

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壇壇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六月朝廷聞李壇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備軍遣善陽薩炎帥師援之薩炎

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木各將兵

赴濟南李壇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繼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

入言于哈必赤曰彼為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眾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彙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国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患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一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焉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羸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

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卽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史記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于

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年執克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于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

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証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二代妻室令鄉鄰結勸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辮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必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之乎即日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

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
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
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朮經略襄
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詳問
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
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
小隙及啓邊釁東剽西掠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
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念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

歸庶有悅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
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皆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
如是平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
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
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問似道又忌諸將欲汚蠟
置之罪乃行打算法于請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
于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
雄下獄死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為蜀帥俞興
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
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
整繇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

爲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惟恃
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于
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
於樊城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縣是敵有
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將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
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于蒙古主曰攻宋
方略直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繇棄弗戍使宋得窺宋
爲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
徵諸路兵命阿木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木駐馬虎頭山顛
漢東自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遠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
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
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
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
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
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
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己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西六
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
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
阿木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

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
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
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
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
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阿朮
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
蒙古權場爲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 致仕
詔授少師對衛國公至是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授襄樊時
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貴似道曰
吾將兵數困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闕事

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

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晏爲樂以取旨未至

爲辭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

襄陽周於國而後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

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

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

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

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陽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

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于

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

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

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授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鈞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

長澗河源于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纜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拔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

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一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運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鰕不能渡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州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及知復不能噉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避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木劉整分熾戰

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州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貢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劊刀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於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齋

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救
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
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
移書來責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
不爲卹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
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被外
郭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
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
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西
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鑲以鐵繩上造浮橋

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爲固至是阿木以斧鋸斷木以斧斷
繩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
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地縊死
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
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
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
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
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
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
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

天下帝從之時群臣多言高達可授襄陽者御史李旺入
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
趙氏危矣文煥問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
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以
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卽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
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卽總管陵都等移兵破樊
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
多踰城降者初劉整管羅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
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
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詔論文煥詔曰爾等
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

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罪且加遷擢文煥狐疑去
决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以獻城邑且陳
攻郢之策請已爲先鋒阿木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借文煥
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
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兄
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
罪似道鹿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襄城
旣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
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
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
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鎮漢口岸曰城荆

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繇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繇范文虎及余與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閒難法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

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太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闇裨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尙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節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管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

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
心双顏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
意卽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
國者進懼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
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
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
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
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
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
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頹靡涼不足以肅軍容壁
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

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
以國與敵光景咫尺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尙
可爲也轉敗爲成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徽江
東提點刑獄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
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
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
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
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
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涯
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二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

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卽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旣降之後與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秋七月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

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咲噉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帥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築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

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
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
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壁輿襪之禮請備以俟
以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
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是月元伯顏南攻陞辭元
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
曹彬也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薄羅懽
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興阿木孫襄陽入漢濟江
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懽繇東道取揚州監淮東
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咬都將一軍
鈔陽阿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繇老鴉山徇荆南而自

與阿木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
數百里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
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即使一騎前道麾諸
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
北以石爲新城城在漢南橫鐵縷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
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柵設攻具元兵襲城世傑力戰元
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
銳皆萃于一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獲岸此危道也
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繇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
僅二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
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廷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

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繇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斡後不滿百騎鄂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鄂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別沙洋所馘於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泰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擁護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

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而進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矚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禎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

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
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鷁于千艘攻之
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于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
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
土流爲搆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
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土泊青山
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
堡貴率衆來拔阿木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逆流二十里至
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木遙見南岸多露沙州卽發
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
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

木遂登沙洲拔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圍出馬急擊追至
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阿木遣人還
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
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
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
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
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
先取蕪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
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
叛降元 朱禎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
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

朱禛 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日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艦艘三千艘火燔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京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木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

封楮庫楮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熈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已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請於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

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闡
 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於江州師夔設
 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
 天子命興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為嚮道尋別命整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
 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
 無西耳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
 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主帥束我使我失功於後人
 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 知安慶
 府范文虎以城降於伯顏通判夏琦帥藥死 是日賈似

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
 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
 三萬以竹金帛輸重之舟舳舻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
 事專決大事則關曰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
 為殿帥總禁兵至安言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
 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繇新安池口以
 進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
 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
 已 二月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
 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
 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

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
暗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
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
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
成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
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賈似
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遣伯顏復使
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木謂伯顏曰宋
人無信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
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
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

歸報京亦還

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

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季陽河
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
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兵皆
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訣謂妻雍氏曰
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
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
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侄僕婢悉
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
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吳 吳 吳
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曾港貴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闔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摩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

陽旣收軍舳艫蕩午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倚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俱相繼降元 王戊元兵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

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棟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義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 已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燾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

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警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二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

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居家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時元行人郝經尙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尙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尙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時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在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

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癸酉元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遲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

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
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江提刑劉經成
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成獨松關山陰縣丞
徐垓正將郁天興成西安鎮起趙淮爲寺丞成銀樹東壩
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
赴水死

乙亥元兵入嘗州知嘗州趙與鑑道州人錢嘗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

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闕順李存進軍廣

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嘗州順遂復廣德軍 庚

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亥

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
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進朝中爲之蕭然尙
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事倪普諫劾已章未上
蓋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二百餘年待
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
一言以救國者丙而庶僚昨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
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
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
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
改國法尙在其在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
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尙書廉希

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後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涯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鄧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軍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涯

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西軍溯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戊申京湖宣撫朱禔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禔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禔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岐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提聞元主喜謂近臣

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叅知政事祺孫至上都死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 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壬戌阿朮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十老鵞背敗績庚午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壘陣逆之千三三里灌敗之阿朮佯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

陣元張弘範以 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 兩回躍馬出衆奪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 兩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自相踐踐俱 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 不敢逼遂以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五月劉師勇宿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鼓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

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橋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是月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益江東而建閩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約日齊誓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情多方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州黥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

南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益江東而建閩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約日齊誓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情多方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州黥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

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卽厠上拉其胸殺之
後虎臣爲陳宜中所殺 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爲
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
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營州 十
一月甲申元伯顏至營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
都統王安節劄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不聽伯顏
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
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
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
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
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走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

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
騎潰走平江 丘濬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
人嗚呼營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
矢相加遺者得卽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
矣至是攻營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于是役城外居民
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炮及城陷之日盡
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于橋
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
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比之曹彬豈
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時也嗚呼伯顏至阜寧
謝太后卽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時

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已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旣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尙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闔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由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是年元軍盡陷汝南諸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元伯顏入臨安

帝昞德祐三年春正月遣監祭御史劉昌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師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尙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

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手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尙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侄納幣不請則請稱侄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足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

以候及暮夕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立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官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左中不許曰太后遣監察御史揚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焜謹百拜奉表言焜渺然幼冲遭家多難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與師問罪暴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焜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

聖慈垂念不忍焜三百餘年宗社逮至殞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詔宐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宐中道歸温州之清澳戊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于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幣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嘗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

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二月丁酉帝率文武而保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輔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又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令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元伯顏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衛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陵都等封府庫收史

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以賈餘慶劉起山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伯顏引文天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吳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尙何言文煥等慙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曰聞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齋聖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持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伯顏就遣

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函簿麾仗等物。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於元元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太罵貴數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

聞者流涕。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三月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白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與昺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并死。元伯顏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陵都鎮浙東

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 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五月丙申元主忽必烈廢帝爲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亾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恙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克元主于大安殿元主尋命帝爲僧全太后亦爲尼於正

智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昇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昺亦降封爲平原郡公 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爲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 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

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俾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糞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少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

兵多敗董去元戰死阿木使伯顏密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

民間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秦州諮議官秦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若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秦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槓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右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

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柳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二王之立

帝昞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昞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三王府事 戊子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釋從行以元軍將入臨安故也 二月元伯顏遣范文虎以兵追三王楊鎮得報卽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温州 三月文天

祥自鎮江與其客杜濟等十二人夜亾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聞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

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
 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
 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
 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
 相甚急眾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等入海
 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
 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
 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檐倚天祥
 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
 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
 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相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

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
 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眾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
 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寇以秀王與擇為福
 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
 王室曾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
 中等沉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
 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疑送聞二
 王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
 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
 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托
 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

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戊
 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成梧州亦為格
 所沮 五月己未朔益王即位于復州改元景炎遙上帝
 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册楊貴妃為
 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太都督府為垂拱殿
 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
 皆驚什進封弟昺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
 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叅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
 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詔以趙潛
 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
 州李世遠方輿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淵副

之毛統繇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
 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受乃以
 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
 于温州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
 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牙假雄飛招討使使狗
 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
 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 諒棄城遁
 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
 兵於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
 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

卓兵亦敗詣元兵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以已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南劍 八月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

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出江西東莞民熊飛爲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虎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時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

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釋與弟與慮一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兵入建寧府，邵武軍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兵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汀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泉州，舟泊

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詔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比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併沒其貨。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趙潛棄廣州，遣制置副使方輿亦遁。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及王剛中道，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

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爲收葬之元阿里海牙破靜江馬堅死之先是阿里海牙爲書許馬堅爲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死

江破邑守馬成匪及其子都統應騏以城降獨堅部

獨堅部

給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涯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軍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嚮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被甲以待妻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牙盡坑其民分兵取鬱林尋蓉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復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帝駐於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百家奴偕宙赴燕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江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

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深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與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

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畱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于粵都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旣退自將淮兵討蒲葑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賊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爲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鳳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兵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輦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問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繇是得與杜許鄒鳳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磨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

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怵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餘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唆都至是唆都求援世傑解圍還淺灣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冬十月以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

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甲辰元峻都至興化陳瓚開城堅守峻都臨城攻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將塔出初令峻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峻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峻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十二月丙子帝

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望洋欲往占城不果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峻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峻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鴉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峻都屠其民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峻都蒲壽庚行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郡文天祥以弟瑩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於麗江浦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帝遷駐碭州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叅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碭州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日俟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改是年爲祥興元年乙酉升碭州爲翔龍縣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

戰不利用將元 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竒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徇人匠造舟楫制器仗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爲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

軍都元帥賜寶劔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
 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
 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
 應龍起兵以應匡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
 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
 牙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
 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略地海外甚猛唯
 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
 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由是瓊南寧萬安吉
 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於元 八月加文天祥
 少保信國公張世傑世傑趙國公天祥聞帝卽位上表自劾兵

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
 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
 詞相揜會軍中太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
 天祥長子復復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匡山陵
 號末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
 由海道襲漳湖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
 海牙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
 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於
 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
 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
 待弘範 十二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

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
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
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
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
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元兵不窮
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偽得
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
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
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帝昺祥興二年春五月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
甲子門獲序後將劉子顧汎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

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舟無從入矣世傑曰
吾命前之福也勝猶可西走世傑怒曰正當此三士子
心相與必散及回類年航海何時已乎世傑曰吾舟
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十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舳舻
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
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
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
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
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
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
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

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
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未有
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第笑而置之弘
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
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
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卽嘔泄兵士大
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旣而李恒自廣州以
師來會弘範合恒守厓山北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
軍敗還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
許令諸將曰宋舟西懸厓山潮至必東急攻之聞吾樂作
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蚤潮退攻其北張

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
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
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
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
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辯世傑遣小
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
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
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
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
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
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尸

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實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亾復立一君今又亾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於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溺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 慎方訓

效家樓建火而後士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世以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北之謀固無救於亾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又不下張珪自合州遣兵復瀘涪二州數與元兵戰元不花汪良臣等既陷重慶命李德輝為書與張珪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垣元兵從後合擊之珪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

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

文謝之死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釐跪乎孛羅叱

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蚤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汎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後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

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
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
為忠李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
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
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
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李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
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
亦何不可李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
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
不可何必為大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
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 有死而已何必

多言李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
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
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
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
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
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
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亡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
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
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
至其作園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

秘藏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土
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
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
相爲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
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
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
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
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
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其妻歐陽氏収其尸面如生天祥爲人豐頤兩目炯然
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

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
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
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
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
屬一時知名皆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
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
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
歸附日衆從之者沉家亾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
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
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
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亾矣文

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躡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裸將屠敏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亾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問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有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今

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遺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叩闥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

矢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徐直方起復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 劉黼起復為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為肉為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遣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

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矣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一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屬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

重于太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
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
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
后贊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
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我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
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
獲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
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于二十年後每論樂
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
教立民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
貧若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 辭不受又

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
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